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東漢紀十三

起立默詔灘盡立默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

德星

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

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

緱工侯翻

拜卿為中大

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宿留音秀溜

見大人迹云

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

復扶又翻

時歲旱天子既

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

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

河始決見

十八卷元光二年

後二十餘歲不復塞

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

梁楚之地

尤被其害

被皮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

河

沈持林翻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

從才

用翻卒
子恤翻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

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泇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渤海孟康曰二渠具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泇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泇耳醜山支翻泇吐合翻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

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

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雞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

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行再祝左骨為僂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行筵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衰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僂人吉凶

公孫卿言僂人好棲居

好呼到翻

於是上令長安作

蜚廉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

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挂觀漢志作挂館師古曰蜚廉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

使卿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

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

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汙縣應劭曰

玄菟本真番國番音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列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索為

置吏築障塞

為子偽翻下同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徼古弔翻

漢興為

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洌水為界

班志洌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洌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洌縣東入海鄴道元註曰滿自洌水而至朝鮮若洌水東流無渡洌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洌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洌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洌音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洌滂拜翻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見十卷

高祖十
二年 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髻蠻夷服而東

走出塞渡湏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

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

王于況翻

都王險

韋昭曰王險故名應劭曰遼東有

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
樂浪郡湏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貢曰即平壤城 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

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見賢

過翻
下同 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

臨屯帝後開為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

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

誘音酉見賢
遍翻下同

辰國欲

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

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
國雍讀曰壅闕一曷翻

是歲

漢使涉何誘諭

涉姓也左傳晉
有大夫涉佗

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刺七
亦翻即

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

將即
亮翻

為子偽
翻下同

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遼東東部都
尉治武次縣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
芝

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
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

上為之赦

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乾音干

秋作明堂於

汶上

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

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

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

軍楊僕從齊浮渤海

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于海其海通謂之渤

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

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

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

仗直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於是上遣將軍

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

陽五千六百里魏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哀州也降戶

江翻朝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是時漢

直遙翻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

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
都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
為零陵益州
郡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

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頻寐翻
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

訾讀曰資

不敢言擅賦法矣

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

故有擅賦之法

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

姓譜杜本陶唐

氏劉累之後在周
為唐杜氏有杜伯

周外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其治

大放張湯

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

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

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

章者諸獄告効之書上之

廷尉者也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

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也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增加十

萬餘人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電大如馬頭

雨于具翻

上遣將軍趙

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

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宛於元翻

春正月甲申

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

從票

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文頽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操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漢兵入朝鮮境朝

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

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

守式又翻
少詩沼翻

即出城擊樓船

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

為于
偽翻

乃

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復扶又翻降
戶江翻下同

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渭水復引歸山
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渭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
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
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

將即亮翻悍下
罕翻又侯肝翻

其圍右渠嘗持

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

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
空際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覓翻

往來言尚未肯

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數所角
翻下同

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

意疑也億

度也料也

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

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

正之

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

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

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
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

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

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

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應劭曰凡五人戎統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

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

蓋從史記相息量翻啖音頰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

將即亮翻

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

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

復扶又翻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

師古曰右渠之子名

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

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樂浪郡治朝鮮縣益以右渠所都為

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

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雪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

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曉縣屬樂浪雪縣無所攷樂音洛浪音狼

封參為澹清侯

功臣

表澹清侯食邑於齊

陰為荻莛侯

班書功臣表作狄莛侯食邑於勃海北從

澹音獲又戶卦翻

史記作荻音啖為平州侯

功臣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

長為幾侯

功臣表作幾侯張洛食邑於河東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

涅陽縣屬南陽

郡涅乃結翽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

亦坐兵至列口

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

口當時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昔箕子居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

為子偽翻

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

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

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

人貞信不淫辟

辟讀曰辟

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

效吏往往以杯器食

放甫往翻

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

無閉藏

藏讀曰藏

及賈人往者

賈音古

夜則為盜俗稍益薄

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

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

浮桴于海欲居九夷

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

有

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王端亮

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

作瑞今從漢書

武都氏反分徙酒泉

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通回中道遂

北出蕭關

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北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

歷獨

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道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

自代而還

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

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

希復為

冠

復扶又翻下同

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

數色

角翻使使下疏吏翻

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

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

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

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

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

漢為質

質音致

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

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曰反違也

令吾太子為質

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敢

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幾居豈翻

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

師古曰調古謠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謂

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

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漢為于偽翻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

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

愈之

子讀曰與

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

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

王烏師古曰持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

兵侵犯漢邊

數所角翻

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

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

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望祀虞舜子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陵零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

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于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瀛天柱山

班志瀛縣屬廬江郡

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嶽瀛音潛唐之舒州

自尋陽浮江

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

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

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腳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

射而亦翻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

李夔曰舳艫船後持柁處舳亦翻舳前刺檣處言其船多前

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樅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樅陽縣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遂北至琅邪

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

並步浪翻

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朝直遙翻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

租賦還幸甘泉郊泰時長平烈侯衛青薨

考異曰漢武故事大

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起冢象廬山廬山蓋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

揚雄所謂填廬山之壑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

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續漢

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

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十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十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剥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十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十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十石達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荆揚兗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昂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箕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

以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
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
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沆水以名焉天氏流為徐州蓋
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禮
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
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
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
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
又云取名於荊山鈎鈴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
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代流為益州益之言阮言其所
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
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

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而致千里

師古曰奔走也踶蹈也奔踶者
乘之則奔立則踶人踶徒計翻

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端翻

夫泛駕之馬

古師

曰泛覆也與更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

跖弛之士

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弛

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跖者跖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跖音跖弛式爾翻

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

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

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反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

五郡捷為越爲沈黎汶山益州

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

此初郡皆閉昆明

杜佑曰昆明在越
爲西南諸蠻所居

為所殺奪幣物於

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

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將即亮翻
復扶又翻

秋大

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

元鼎二年烏孫
遣使隨張騫入

謝天

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

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

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

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

江都王建

易王非之子妻
七細翻下同

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

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

治直之翻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

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

給遺焉

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間古覓翻遺于季翻

昆莫曰我老欲使

其孫岑娶尚公主

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陁師古曰岑士林翻陁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陁者

其官名也本
名軍須靡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

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

昆彌

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

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綿結翻是

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

善眩人獻于漢

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汲水甕無一二石也

爵頭及身膚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翹文餘食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鳥之術皆是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

及諸小國驩

潛大益車師扞罽蘇難之屬

據史記驢潛大益在大宛西扞罽國治扞罽城去長

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

罽蘇難康居小王國治蘇難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

里扞音烏罽與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見賢通翻

天子大悅西

罽同難下戒翻

國使更來更去

師古曰逸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

天子每巡狩海上

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

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

大角抵出奇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者以誇示之觀工與翻下同

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

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

苜蓿

苜蓿草名苜音目苜音宿

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

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

待之過於漢使焉

近其新翻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

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

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

冬十月上行幸泰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栢梁

臺災

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

伏儼曰
高里山

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
里謂之蒿里字即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
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
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
本有作蒿字
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
者妄增耳

殊廷焉

師古曰蓬萊
僊人之庭也

春上還以栢梁災故朝諸侯受計

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
計簿也朝直遼翻

甘泉作諸侯郎越人勇之

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

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

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度為千門萬戶

度大

各其東則鳳闕

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

賦閭闔之內別風嶢峣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

丈

高居豪翻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園

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

中唐有甃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

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其北治大池
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園園求遠翻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

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

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
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
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三輔故事池北

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
南岸有石鱉三枚長六尺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
壁門薄以壁玉因曰壁門大鳥立條支所產大鳥之象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

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
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

或八角西京賦并幹
疊而百層即此樓也
輦道相屬焉

屬之欲翻

太中大夫公

孫卿壺遂

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

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

宜改正朔上詔

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

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

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

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

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

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定官名

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

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

好呼到翻畜許

教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

間古覓翻

我欲殺單于降漢

降戶

江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杆與俱翻受降

城在居延北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

於元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之

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

宛王與其羣臣謀

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

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

人為輦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

予讀曰與

漢使怒妄

言推金馬而去

謂妄發言以詬言之且推破金馬而去也

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

姚舜

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

射而亦翻

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

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乃拜李夫人

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伐宛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

哆為校尉制軍事

哆昌也翻索
隱音尺奢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
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
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
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
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
高祖曰置將不善一
敗塗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

婦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勲徐自為曰帝改郎中令為光祿

勲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勲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勲之言閭也閭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

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

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燉煌

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謚法所不載閏

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奔侯元鼎

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為相封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

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

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毘寐翻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

數所角翻被皮義翻

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

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三

月上行幸河東

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

祠后土

夏五

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

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比必寐翻及也

士至者不過

數千皆飢罷

罷讀曰疲

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

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

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

燉音屯

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什人之

中一二

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

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復扶又翻

天子聞

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

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

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

還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難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

在龍勒水上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

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

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

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問古覓翻

因急擊其軍軍吏畏

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

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

兒寬卒

兒五兮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

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

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

祠官禮東泰山

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

石間

應劭曰石間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間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

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

响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

史記作响音同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

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

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

亭西北至廬朐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柰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朐山名杜

佑曰廬胸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圉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

平戾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班志

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

二十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

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

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亭障

敗補邁翻壞音怪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

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擊救者

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士

是歲睢陽戾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

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
宣平侯傳國至曾孫壬失侯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為睢
陵侯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陵淮
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初高祖封功臣

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

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

師古曰裁與繞同十分之內繞有二三也

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屬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

帶衣帶也屬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
如屬石言如帶屬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

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建

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

萬戶小國自倍

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

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蓄息故也他皆類此

富厚如之

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

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

鄒侯蕭壽成繆

侯鄒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并睢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通翻

罔亦少密焉

少詩召翻

漢

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

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

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

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預

牛十萬馬三萬匹

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

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空
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
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
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
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
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

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

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

屠音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

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

贅之為翻賈音古適讀曰

適及載糒給貳師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

屬之欲翻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

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

復扶又翻

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

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

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射而亦翻敗補邁翻

宛兵走入

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

行謂留止軍廢其行

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

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

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

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

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

宛大恐走

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

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

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

是時康居侯

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

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

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

罷讀曰疲

破漢

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

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飢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

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

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

與盟而罷兵初貳

師起燉煌西

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

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

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

貳師

走音奏下同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

帝置搜粟

都尉屬大司農姓譖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

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

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

班志

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見賢通翻

因為質焉

質音至

軍還

入馬千餘匹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

後行

既還敦煌

而再出師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

故曰後行

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

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

趙弟為新時侯

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

以上官桀為少府軍

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迅速也自桀而行者

以謫過

行皆黜其勞

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其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

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

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

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

師古

曰以其言為直遣歸國亦因使侯司匈奴

司讀曰伺

匈奴自是不甚

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

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

失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渠犂

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

後

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

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

使我國遇屠

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

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

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

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

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吳翻

天子欲因伐宛

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平城事見十一

卷高祖七年遺
于季翻又如字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

翻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

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仇

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仇乎曰雖百世可也

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

因盡歸漢使之不

降者路充國等

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

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

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

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

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

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

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

于遺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

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

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
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鄯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
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及衛
名也戾傳註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工侯翻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

降戶江翻閼氏音煙

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

異曰考

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

謀國事立為丁靈王

魏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

封衛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

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為于偽翻射而亦翻

吾母弟

在漢

言其母與其弟也

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

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

常生得

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治直之翻

張勝聞之

恐前語發以狀語武

狀語牛倨翻

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

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見犯

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龍翻

單于怒

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

復加

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

宜皆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單于使衛

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

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

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

刺七亦翻

衛律

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煍火

師古曰煍謂聚火無燄者也煍

于云翻

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

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

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

降之

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

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

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

復扶又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

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

富貴如此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膏古誰復知之

翻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

背蒲
妹翻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師古曰言
何用見汝

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闢兩主

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

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

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

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

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考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

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飮雨于具翻蠶魚結翻咽音宴吞也

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

得歸

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

翻乳音人喻翻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麋

師古曰麋

毛之彊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五

原

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

自匈奴亡歸

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

史大夫

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註武帝

紀曰漢帝記六月禁踰侈十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

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

幸回中

夏五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

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

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

餘級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

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

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

與壯

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陳讀曰陣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

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嗟嘆之拜為中郎

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

西河郡屬并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

會涿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邪以者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十餘里

無所

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

廣之風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尉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

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尉馬尚主者為之

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丹陽秦鄣郡地

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

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

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

陵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

扼捉持也

射命中

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

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鄉讀曰嚮

上

曰將惡相屬邪

將如字惡烏路翻

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

所事騎

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

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

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

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

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

虜障

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

有遮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

澤溉民田蓋其下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

士太初元年公孫教築受降城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

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將率猶言

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

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

士出營外為陳

陳讀曰陣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行戶剛翻盾食

尹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

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

上時掌翻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

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至也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

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

中行

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

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

名為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燒自

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

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

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鉄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

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

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

得無有伏兵乎

近其新翻

諸當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

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

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復扶又翻下同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

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

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

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

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

部下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

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

鼎五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

行戶剛翻射而亦翻

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

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呼火故翻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

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師古曰鞬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

即棄車去

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

軍吏持

尺刀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言殺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廬對翻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

衣獨步出營

蘇林曰寒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

止左右毋隨

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太息曰兵

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

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

二升糒一片冰

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

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

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

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

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

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

居延西北長光相傳云是李陵戰處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

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狗

國家之急

師古曰狗營也一曰從也

其素所畜積也

言其習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

言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蘖其短

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

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麴麴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

誠可痛也且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

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

抑數萬

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

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

冒白

刃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

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

天下

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

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

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

陵游說下遷腐刑

沮在呂翻為子偽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

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

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

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

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

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勞力到翻

上以

軍無救也

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

好呼報翻

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

抵多酷暴

治直之翻

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

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

漢郡國各有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太守

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

音勝

并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督案也禁居禽翻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計翻

斬首

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

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

散卒失

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

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藏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

師古曰縣有盜賊府

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

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灋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

多威震州郡

暴周卿士暴公之後

至渤海

渤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

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

聞郡人雋不疑賢

師古曰雋音徂充翻又辭充翻姓譜有雋姓

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文頡

曰躡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躡音山爾翻

登堂坐定不疑據

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

師古曰濱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

今

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折而設翻

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樹立也

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

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

為繡衣御史

濟子禮翻

逐捕魏郡羣盜

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衛州地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

歎曰吾聞

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為王氏子

孫以外戚
纂漢張本

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婉為開陵侯

降戶

江翻師古曰婉音晚又音免
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

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

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闕
逢敦祥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

史大夫

班表
中尉掌徵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

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
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如淳

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杜今之畧約是也禁閑其事惣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

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鄧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瘞其物者示歸於地

也瘞音於例翻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

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

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

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馬絡頭曰羈牛勒

縻日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

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

鴈門郡屬并州

太守坐畏懷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懷者要斬懷如椽翻師書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

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

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朔方

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

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

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

誤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教

深入匈奴迎李陵教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

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

降戶江翻

大關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關氏音煙支

單于匿

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

妻于細翻

立為右校

王校戶教翻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

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臯為昌邑王

臯音博昌邑國

屬宛州即山陽郡地其在唐之宋毫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

巫蠱要斬

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祀詛厭魅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

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

徙郡國豪桀于茂

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

且子余翻

戰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

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

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揮音屋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揮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為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

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 注渭中裒二

百里

師古曰裒音茂長也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

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

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

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

成山師古曰成山在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睡縣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

河間趙婕妤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婕妤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

也音接音予音予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

十四月而生任請上曰姪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

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

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

翻亮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

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

少詩
沼翻

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卒子
恤翻

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

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

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初充為趙敬

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

初充為趙敬

肅王客

敬肅王名彭祖薨謚敬肅

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

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

見賢
遍翻

充容貌魁岸被服

輕靡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靡麗也被皮義翻上奇

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

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上以為忠直

所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掌翻逢太子家

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

穎達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

馬改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太子聞之使人謝

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教亡素者師古曰言

素不教教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古字亡與無通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

石間夏四月幸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

其縣屬琅邪郡

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冬十月甲寅晦日

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西至安

定北地

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宥州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三

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

彭祖景帝子前

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教翻

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

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

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

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

曰無咎無譽

譽音

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夏大旱上居

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

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

百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臣讚

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

十一日乃解巫

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

千九百萬發覺下獄

下遐塚翻下同

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

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

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

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上書時掌翻下且上同

上且

上甘泉使巫當馳道理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師古曰刻木為人象

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教詛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其家皆以族誅也

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

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

地屈立勿翻釐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考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

屈氂中山靖王子

也靖王勝景帝子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折而說翻

閏月諸邑

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諸琅

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

上行

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

仁恕溫謹

長知兩翻

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

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髡

少詩沼翻髡音博

皇后

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

漢家庶事草創

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

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

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

不勞民

更工衡翻為於偽翻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

好呼到翻

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

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妥之

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

簪請罪

脫簪去飾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

以逸遺汝

遺於季翻

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

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

最大最也

上亦無異有時

不省也

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

上用灋嚴多任深刻吏太子

寬厚多所平反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

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

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

言留其事

取上意我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

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

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譽音余少詩沼翻

衛青薨臣下無復

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

言自衛青既薨之後姦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構

成其上與諸子疏

疏讀曰疎

皇后希得見

見賢過翻

太子嘗謁皇

后移日乃出

移日言日景移也

黃門蘇文告上曰

黃門屬少府以宜者為之

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宫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

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

加白之皇后切齒

切齒者怨憤之甚
兩齒相摩切也

使太子白誅文等

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

也上嘗小不平

小不平者體中
微有不適也

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

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

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

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被皮義翻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
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

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
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

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

詈

恚於避翻

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

更工衡翻訐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

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

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忘巫放翻遺忘也

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

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

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示人者也音息遂翻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

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

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

鬼詐以酒酹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

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灸也汙烏故翻鉗其灸翻強其兩翻民轉相誣以巫蠱

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

劾戶槩翻

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

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

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

差愈也

上乃使充入宮至

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師古

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鄭子孫去邑為章氏

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

縱子容翻

太

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

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蠱之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

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

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

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

等繫獄

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

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

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

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

太子曰吾人

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

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

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

格古陌翻擊也

太子自臨斬充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

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

乃復亂吾父子也

復扶又翻

又炙胡巫上林

中太子使舍人無且

師古曰且音子間翻

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

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

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

中皇后見姬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于綺翻

發中廐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

廐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

也馬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

逆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

逆北孟翻

上曰太子必懼又

忿克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

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

身逃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

亡其印綬使長史乘

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

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

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何謂

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屈釐於太子為兄弟

數以周公之事責之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

車為櫓

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

毋接短兵多

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

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

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

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

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

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

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

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侍郎馬通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

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

因追捕如

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

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

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臚傳以贊導九

賓子讀曰與臚音閭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

更為黃旌加上以相別

更工衡翻別彼列翻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

任音壬

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

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

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

為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關直市柳市師古曰與驅同

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街衢之側

有溝以道水

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

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

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關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

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為

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

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

夫曰

下選稼翻

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

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

皇后璽綬后自殺

璽斯氏翻

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

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

言與之合而從之也

有兩心與田仁皆

要斬

要與腰同

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

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

姓譖商丘衛大夫以邑為氏

封通為重合侯

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

建為德侯

班表德侯食邑于濟南界

成為秬侯

班志秬侯國屬

濟陰郡孟康曰今濟陰
成武有稅亭稅音妬

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

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灋族吏士劫畧者皆徙燉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燉音屯

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

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

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

帝之宗子也

適子承太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

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

隸臣耳

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

子

楚干六翻

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

通

鬲與隔同塞悉則翻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

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

兵以救難自免耳

難乃旦翻

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

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樂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

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

深責之省悉景翻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漢丞相位三公將即

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

說式萬翻

臣竊痛之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

少詩沼翻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

出一旦之

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

也

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

太子亡東至湖

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號州湖城闐鄉二縣皆

其藏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閬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

主人

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

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

脫度徒即入室距戶自經孫恂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

其頸謂之自到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山陽時為足蹋開戶新

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主人

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續漢志縣有牛食令史

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

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上既傷太子乃封救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也

李壽為邢侯

班志何內野王縣有邢亭邢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班表題侯食邑

於鉅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

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

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好呼到翻

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

為于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

處昌呂翻

左右前

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

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

易以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

鼓翻

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

小子偃為平干王

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

谷五原殺掠吏民

上谷郡屬幽州唐為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雍於用翻

匈奴入五

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

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

重北邨鄧居水

重直用翻師古曰邨至也音丁禮翻鄧之日翻

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

且水

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

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

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翻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

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

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

虜不利還

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

兵

要一遙翻下同

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

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

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婉音晚又音免 共圍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

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

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

師古曰句山西

山也句音鉤 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

曰本漢將禁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匈奴犇走莫

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

祖輓祭也崔氏云官

丙之輓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輓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

釋輶祭酒脯也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為子偽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

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當時列侯

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

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

穰

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

告

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

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厨車以徇

師古曰厨車載

食之車狗行示也

要斬東市

要與腰同

妻子梟首華陽街

梟堅亮翻長安城中

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

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意適與獄會

掾於絹翻說式尚翻稱尺證翻

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

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

一要

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

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

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

渠侯謀曰

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煇渠魯

陽縣也予據班表僕朋侯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

眭息隨翻煇音輝

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

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

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

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

相殺傷甚衆夜斬漢軍前深數尺

塹七艷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

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

之降戶江翻

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秋蝗

九月

故城父令公孫勇

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

與客胡倩等謀反古師

日倩音千見翻

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

明覺知

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

州宛丘縣東南

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馬車至國古師

曰陳留國縣今據班志圍縣屬淮陽勇衣于既翻

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

害等四人為侯

不害當塗侯江德轅陽侯蘇昌浦侯圍縣小吏關內侯食邑圍之遺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

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

會高寢郎田千

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即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

日子

弄父兵罪當皆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

不移時也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即橫門外渭橋也橫

音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

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薨歸來也其臺在
今湖城縣之西聞鄉縣之東基址猶存 天下聞而悲
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
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

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

雍子用翻
經典如而

字隕石二黑如鷲師古曰鷲鳥兮翻小黑也江南

三

月上耕于鉅定

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淀
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

以水受名也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

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

悖蒲妹翻

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

有僊人盡妖妄耳

妖於遙翻

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少詩沼翻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

富民侯

思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千秋無

宅材能又無伐閱功勞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

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

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

與丞相御史奏

先悉薦翻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杜佑

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

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

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

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

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重直用翻

而今又

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

師時雖勝降其王

降戶江翻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

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

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匈奴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

又漢使者

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

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與軍而遣之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

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莖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案

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蓍萬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賴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一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蓍者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習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

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太卦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

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
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
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
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食也謂
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
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
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
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
注古人不下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
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
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乃者以縛馬書徧視
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著音升脂翻

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

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或以為欲以見彊

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

曰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曰示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

皆以為吉

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

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常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

之時後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

山山名也將即亮翻下同蒲古釜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

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忘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

詛軍事也

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

匈奴

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

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併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又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擬欲募囚徒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

蓋欲

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耻不為况今大漢也伯讀曰霸

且匈奴得漢降者

常提掖搜索

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

者恐其或私齎文書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也余謂恐其挾兵刃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

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

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

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班志一畝

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

種於三畊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其耕耘田器皆有便
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

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

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

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好呼到翻被皮

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

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

治直吏翻

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

戊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

關氏音煙支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

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

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

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髡薨

髡音博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成

坐祝詛自殺

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公卿表云坐詛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

相善

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驍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

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箱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久次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

中由是復出外

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

重舍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及謂及於禍也

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

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

上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

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卧

廬

師古曰殿中師止曰廬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

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

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

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

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

師古曰趨

讀曰趣向也臥

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馬

何羅反

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

日碑

仲竹翻

止勿格日碑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

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

燕王

旦元狩六年受封

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

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

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

上由是惡旦

惡鳥路翻

旦辯慧博學其

弟廣陵王胥有勇力

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

而皆動作無濫度多

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

壯大多

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

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

穉母少

少詩沼翻下同

猶與久之

與讀日豫

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

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

物在焉故亦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

畫工畫讀曰畫

珥仍吏翻耳飾也

叩頭

斷句

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掖庭屬少府有秘獄凡宮

人有罪者下之

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趣讀日促

汝不得活卒賜死

卒

恤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

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去羌呂翻下同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

柞宮

班志盤屋縣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師古曰盤張流翻屋什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

名水經注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即各翻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

有不諱

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

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

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

沈持林翻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

不失尺寸日碑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

忤逆也五故翻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

後宮

內讀日納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碑長子為

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

惡鳥路翻

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

日碑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

偽為于翻

已而心敬日碑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

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

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
為未央廐令

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馬多

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見之音胡電翻馬多
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桀

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

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近

新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

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入殯未央

宮前殿帝聰明能斷亂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

公主子昭平君

陸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陸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閣

尚帝女夷安

公主

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

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

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為于偽翻下同

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

醉殺主傳

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是

也師古曰傳姆是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

上時掌翻

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

我

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

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

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
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

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于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

師古曰正音之成翻

定厯數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

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

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才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

斂力驗翻

內侈宮室外

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宣翻然秦以之亡漢
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誅賞嚴明晚而改
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

班志鄂縣屬江

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

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翻養弋亮翻

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

斯氏

欲收取璽

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

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

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三月甲辰

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

亭于東方

亭蒲內翻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

淮南厲王子勃徙封

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冬匈奴入朔方殺畧

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